

社會的演化與教育的演化

本周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（UNESCO）屬下 APCEIU（亞太國際瞭解教育中心）的一個會。以下是筆者得到的觀察，與讀者分享。裏面的內容，很多都在本欄從不同的角度論及，不過因為這個會的主題，悟出了另外一個主軸。

現在有關 AI 的會相當多，在內地幾乎是隔幾天就有一個。有些本來與 AI 沒有直接關係的機構，辦的會議也無法避免要談論 AI 的影響。這次首爾這個會，筆者過去參加過，主辦者 APCEIU 是專門研究與推廣通過教育的國際間互相瞭解（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），大前提是營造全球公民意識（Global Citizenship）。這次的主題是：“世界分崩離析之下的全球公民意識教育”（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World Falling Apart），副題是“在 AI 時代讓人文價值重新成為中心”（Re-centring Human Values in the Age of AI）。這是又一個典型的例子。

但是，凡是談到 AI，就必然邀請 AI 的研發者，講 AI 的發展前沿；或者較認真的，講他們對 AI 與人類的關係。社會上其他人有什麼看法？很少有機會發表，或者只能在社交媒體上抒發。這個會，則可喜的全數是教育界，而且不少是基層的教師、校長，或者是 NGO（非政府組織）的成員，來自全世界。因此，從頭到尾，都是講教育界如何看 AI。

筆者在十年前也在首爾參加過他們的會，當時覺得很重要，但是有點覺得作為“全球公民”是一個比較高調的概念，有人提出並推廣固然好，但是沒有感到任何迫切性，這次卻完全不同。全球的確是分崩離析，所謂地緣政治，其實是過去幾十年“全球化”的大倒退。強者純粹的“利己”思想，引致制裁與殺戮，變

成國際關係的主軸；而法律與懲罰，已經不再是正義的維護者；誠實與誠信，已經被踩在脚下。眼看著無數生命被塗炭，民主意識蕩然無存，強者欲望無限擴張，… 世界上卻似乎沒有任何力量，可以維持國際間最起碼的道義。

世界破裂 民間交往更重要

世界的分崩離析，完全是因為政客們的擺弄，不是老百姓的意願。但是，平民對於這些政治層面的無理擺弄，完全沒有沾手的機會。不同國籍、不同政制、不同文化、不同信仰的人們，多麼希望有機會互相瞭解、不斷交往、一起生存…。過去幾十年這方面累積下來的經驗，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，也是人類文明的寶藏。但是，近幾年經濟的制裁、來往的割斷、無情的戰爭，讓國際之間的交往，大幅度減少。由於平民經濟的短絀、人口流動的關卡、貿易與投資的驟減，也使民間的交往大幅度下降。“全球公民”意識，就變得非常重要。可以說是關鍵性的觀念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這也使學生的國際交往驟減，除了留學生的數目大大減少，也使原來比較頻繁的學生短暫交換，幾乎停頓。這對於原來不斷上升的“全球化”進程，是一種很大的打擊。

筆者的主旨報告，首先是引出教育形態的演化，悟出了教育與全球公民意識的關係。本欄也曾經提過。教育的演化，到了工業社會，似乎走上了絕路。

原始時代，人類生活在山洞裏，也有教育。那是成人對少年的教導，都是實物、操作、按實際是需要，簡單技術的傳授，是體驗式的、個別化的、非正規的、多元化的。

中國古代，在沒有完整文字的時代，考古學者推斷，古銅器上非常複雜而又細緻的圖案，不可能是個別工匠獨自完成的，推斷必然是由熟練的工匠，帶領並“教育”一班徒工完成的。因此是體驗式的、集體化的、非正規的、多元化的教育。

教育演化，脫離了學習原理

有了文字，有了書本，就不一樣了。我一位非洲博茨瓦納的朋友，博士，在世界銀行、UNESCO 都擔任過要職。她說她小時候的教育，就是在一棵大樹下，老師拿著一本書，學生就圍坐在教師周圍，“聽講”，有考試，有學歷。有了書，教育就變成理論知識的傳遞，脫離了現實的體驗。因此是理論化、集體化、正規化、標準化的開始。



■ 非洲樹下授課，現代教育的原型

公元 600 年左右，在東方的中國，出現了選拔官員的“科舉”（後世誤會為教育制度）。雖然只有少數富裕的家庭，才有師塾，但是大多數的門生，都是經過這麼一個過程：理論化（讀與寫）、集體化（從博物館可以看到，一次考試，可以有萬多人）、正規化（有嚴格的程序與制度）、規範化（只有一種標準，強制性的）。

在西方，是 1870 年，英國的《初等教育法》，全民受教育，政府介入。目的是爲了讓“教育”培養出符合社會生產需要的勞動力，是一種純粹的經濟話語。筆者在倫敦念博士，首先要學的，就是講究經濟回報的《教育經濟學》，和計算人力需求的《人力預測》。社會經歷的“教育”，是理論化的（書本的）、集體化的（學校、班級）、正規化的（明確的法規、校規）、規範化的（劃一的課程、考試的劃一考試）。是工業生產流程的模型。（不巧的，與科舉的形態跨時代不謀而合，因爲都是考試定成果。）

只講效率，教育將走向絕境

這種形態，全球幾乎每一個國家，都是如此。但是，這樣的形態，處處都違反了人類學習的原理。這種形態，讓學生在學校的生活，都是由固定的內容和過程決定的，是被安排的，是被動的；學生只是被挑選、淘汰、分類的對象。在工業社會，這也許是社會的必然反映：學校裏面一帆風順，拿到學歷文憑，到了社會上也會一帆風順。學生沒有多少選擇，不太需要思考，也沒有多少空間探索意義。一路的演化，讓工業社會的教育形態，把不符合人類學習的形態，愈來愈僵化，推向了極端。

於是出現了全球性上升的學生抑鬱、厭學、輕生，成爲了世界衛生組織稱爲的另一種“疫情”。這種“疫情”的出現，最根本的是社會變了，傳統的工業社

會，正在逐漸退場；而人工智能的出現，又加快了工業社會退場的速度。人們的消費形態、物質的生產形態都變了；影響到機構的組織形態，以致社會上的僱傭關係，都在發生劇變。

從意念上來說，社會的變化，讓人們對就業的觀念變了，因此對學校教育的看法也變了。社會的變化，迫使人們要在不斷變化、無限挑戰、變幻莫測的環境中求生求成。年長的，需要適應變化了的社會。年輕人是變化了的社會的“原住民”，他們面對的，就是變化了的新社會。工業社會限制性的學校生活，管不住年輕人了。

AI 的出現，令人猝不及防。在其他種種行業，都可以用 AI 提高效率 - 節約時間、節省勞力、簡約程序、降低成本、…，雖然每一種節省、節約，都會有代價，這些代價也正在浮現。但是在教育領域，AI 的運用，可以節省體驗、節省動腦、節省思考；也可以不談道德、不談價值、不談意義。更加是把工業社會的教育形態，進一步推向極端。

但是，事情有樂觀第一面。筆者從最近的觀察，看到讓學生若正面運用 AI，他們就會自己尋找學習的新天地，並且會自然地投入社會；離開全球公民意識，也就不遠。這裏，AI 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。下周再議。